



中国爱情保险有限公司

婚姻 保单

投保人: 盼望幸福婚姻者
INSURER

保险项目: 幸福美满婚姻
COVERAGE

保险期限: 永远
INSURANCE PERIOD

LOVE INSURANCE

托 保 人 签 字 盖 章

结婚后，我们拿什么相爱、相守？

给身体安个家，还是给爱安个家，哪个更重要？

婚姻保险和爱情无关，
真正能让婚姻保险的，只在于你的婚姻智慧！

送给那些新婚或即将新婚的80后夫妻

蓝叶 著





婚姻 保单

LOVE 蓝叶 著
INSURANCE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婚姻保单 / 蓝叶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0.11

ISBN 978-7-5441-4330-1

I. ①婚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(2010) 第 203451 号

出 版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印 刷 者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幅面尺寸: 150mm × 210mm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55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

装帧设计: 小茜设计

责任校对: 建 伟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330-1

定 价: 25.00 元

目录

CNONTENTS

- 第一章 房子，心里的重担 1
- 第二章 为了生活，只能苟且 26
- 第三章 房奴也疯狂 52
- 第四章 生活，总会有希望 85
- 第五章 波澜再起 117
- 第六章 害怕在油盐柴米中枯萎 159
- 第七章 母亲，身患绝症 179
- 第八章 婚姻，不能承受生命之重 210
- 第九章 婚姻，走到尽头 239
- 第十章 爱情，变得炽热 260
- 第十一章 爱情和性爱 288
- 尾 声 297



第一章

房子，心里的重担



苏婧玲很累，每次房子开盘，都像在打仗，唯有战后的胜利品，也就是这个月丰厚的奖金，可以刺激她疲惫的神经。

职业的微笑已经让她的脸出现了僵硬后遗症，温柔而动听的嗓音在应付了众多客户后，声带略显嘶哑。

装修得豪华雅致的售楼处人头攒动，喧嚣充满了整个大厅，热闹劲不亚于菜市场，但这里卖的可是每平方米一万一千多元的高档花园洋房呢，半个月前有认购意向的登记客户就已经是此次放盘数量的十倍，要买到心仪的房子，无异于过独木桥，难怪有个四十岁左右的客户感慨，这可比当年他考大学还难呢，那时考大学虽然很不容易，但他成绩优异，胸有成竹，这次买房，他也是包里有钱，但能买到的几率比考上大学要低呀，有钱也买不到喜欢的房，这就是2009年的楼市盛况。

作为售楼小姐，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场面，那些开着奔驰、宝马来的客户，一进入这如潮的售楼现场，便也放下了尊贵，同样伸长着脖子等待摇号，紧张的心情写在脸上，买到是幸运的欢呼，买不到就会万分的懊恼。有钱送不出去，原来也是如此的煎熬。

苏婧玲羡慕这样的人，有钱，她们公司开发的是高档住宅，有钱人见得太多了，特别是前段日子她在公司的别墅项目时，那些财大气粗的人甚至只来过一次，就潇洒地划卡，几百万元轻轻一划便换成了一幢独立别墅，苏婧玲优美的微笑背后，是难言的苦涩，她卖着如此高档的房子，自己却住在没有绿化、没有物业的集资房里，与每天身处目染的高尚社区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就像一只候鸟，沿纬度季节迁徙，白天在纬度较高的温带，晚上却要回到低纬度的热带，她和丈夫顾铭的脾性，也在热带的高温里剑拔弩张。

昨天她忙着开盘的前期准备工作，到晚上十点才回家，当她拖着疲



惫的身子走进家门时，顾铭正在电脑前奋战，玩着血战到底的麻将游戏。

苏婧玲不满地看着顾铭的背影，自己累死累活回到家，他倒好，正眼都不瞅一下，仅仅是用余光瞥了她一眼，“老婆，回来啦！”

“嗯。”苏婧玲也难得说话，只是从喉咙中挤出这个声音。

“玲，累啦？先喝杯牛奶，我帮你按摩按摩。”耳边仿佛听到这样的声音。不过很远，不像来自现实，倒像是来自外星球。

苏婧玲定定神，今天忙昏了头，直到现在都没有清醒。

这个声音确实来自顾铭，但只是从苏婧玲的记忆深处不由自主地跑上来的，这个记忆至少有一年的历史了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早已落满灰尘。

顾铭的身子没动一下，完全沉浸在虚拟的麻将游戏中。苏婧玲非常懊恼，你打再多积分，能变成钱吗？有这精力，倒不如好好寻思工作，兼职也好，多为家里做点贡献呀，一个月就挣两千块钱，还没她多，难道就没有点压力变动力的自尊吗？

苏婧玲摇摇头，三年了，他们和婆婆就挤在这老旧的两室一厅，七十平米，时不时还会和婆婆发生些摩擦，她做梦都想搬离这里，买不起她卖的房子，至少也买套其他楼盘，小点都没关系，她想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，与老公做爱时，也不用压低声音，抑制快感；与老公吵架时，也不用总是委屈地成为弱者，二比一的格局，她是无论如何都赢不了的。

苏婧玲暗暗下了决心，一定要买房了，他们的存款，离买一套七十多平米的首付，差不太多了，感谢国家的新政，可以首付两成，不然买房计划还得往后延迟。

想想就有些后悔，去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让楼市备受打击，房价一直低迷，就像他们公司现在卖的楼盘，去年年底第一期开盘才卖每平方米一万元，到了今年，国家救市政策频出，房价又像充了气一样快速膨胀，他们的第二期、第三期阶梯式涨价，到现在已经卖到了每平方米一万六千元，存在银行里的钱在贬值，只有买房子才能增值，并且是快速增值，要是去年买了好，哪怕是厚着脸皮找人借钱也该把房子买了，当

初瞻前顾后，怕借人家的钱还不上，又怕收入不稳定还不起每个月的贷款，一句话，还是胆子小了，错过了楼市谷底，现在又在顶峰了，自从当了售楼小姐以后，她的心里越来越不踏实，生怕房价就这么一路向上，离自己买房的梦想越来越远。

越想越心烦，她瞥了顾铭一眼，他完全把自己当空气。

4

“老公，别打了，睡觉吧。”苏婧玲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我再打会儿，老婆，你先睡吧。”顾铭没有回头。以前他总喜欢叫她“玲”，说“老婆”用在她身上太俗气，不知什么时候，“玲”变成了“老婆”，因为他的“玲”在长久的婚姻生活中，慢慢地，变得俗气。

“都十二点了，你明天不上班呀！”苏婧玲有些不高兴了。

“哦，我辞职了。”顾铭仍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但这句轻描淡写的话，惹恼了苏婧玲，她直觉血往上涌，这么大的事，顾铭居然若无其事般，就好像掉了一元钱似的无关紧要。

“为什么辞职？”苏婧玲强压住怒火。

“不为什么，干得不开心就辞了呗。”他还在点着鼠标。

“顾铭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？这工作好不容易找到，你才干了不到半年，你有没有想要跟我商量一下？这么大的事，你都不跟我说一声，说走就走，你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呀？”苏婧玲觉得心口堵得慌。

“我觉得这工作吧，总得适合自己才行，这工作不适合我，老板一天横眉竖眼的，看不惯，所以我就把他炒了，你那么激动干吗？又不是找不到工作了。”他还满不在乎的。

“工作是那么好找的吗？现在别说你这本科生，研究生、博士生都一抓一大把，你有什么优势？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你就不能稳定下来吗？还在那里不着边际地想东想西的，不想看人家脸色，自己当老板呀。”苏婧玲越说越气。

“还当自己是局长的公子呢，别人都觊着脸来巴结。”这句话没有说出来，知道会刺伤顾铭的自尊心，这个男人什么都没有了，自尊就是他



的命。

“我就是想自己当老板，老子谁的气也不受。”顾铭被激了一下，手终于从鼠标上移开，脸也转向苏婧玲。

“说得轻巧，你有本钱吗？还当老板。”苏婧玲觉得热得慌，六月的天，怎么能有这么热呢，这破空调，不制冷也罢了，倒像是在吹热风，火上浇油呢。

“怎么没有，咱们账上不还有十多万吗？做点小生意也够了。”

“我给你说，你少打那钱的主意，那是我买房子的，你想都不要想。”苏婧玲差点跳起来。这钱可是她的命根子，有了这钱，她才能跳出这火炕，成天看婆婆那张冷若面霜的脸，她觉得自己都快被冻坏了。就算三伏天，也融化不了。

“不就说嘛，你紧张什么。”顾铭嘟囔着。

“顾铭，我亲爱的老公，求求你，脚踏实地地好好工作吧，我真的很累，你能让我少操点心吗？”苏婧玲充满期待地望着顾铭，她多想顾铭像很多年前一样，给她坚定的信心。

可是，她失望了，她没有从顾铭脸上看到她希望的神情，他又转过身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。

苏婧玲真想把那电脑给砸了，当年温婉柔和的丁香女孩，在生活的磨砺中，早已变成了狗尾巴草，这是苏婧玲的自嘲。她觉得只要一回到这个家，真的很像那风中的狗尾巴草，满身灰尘。只有在售楼大厅，她才能找到些光华。

从前的顾铭哪儿去了？他的抱负、他的理想，在他父亲锒铛入狱时，就失去了。

疼她、爱她的丈夫，也在那时消失了。婆婆，在那以后，性格变得异常古怪。

所以苏婧玲经常感到，很冷。偶尔她也会后悔，当初不该嫁给他。

嫁给顾铭，是苏婧玲认为的，在二十八年的生命中犯下的第二大错误。

6

第一大错误，就是在二十一岁生日那天，醉倒在顾铭编织的浪漫中，女人最珍贵的那朵花，在懵懂中悄然开放，那年她是中文系大三的学生，他是公共管理系大四的学生。

如果那天可以被橡皮擦抹得干干净净，苏婧玲可能不会嫁给顾铭。

但人生就是这样，没有橡皮擦，也没有后悔药。苏妈妈沉重的教诲是，女人的第一次一定要留给自己的丈夫。作为过来人，她有着切肤之痛，丈夫在女儿八岁那年，决然离去，因为他说，爱上了别的女人，那个女人给了他第一次，苏妈妈无言以对。

父亲抽身离去，留下一儿一女，就是苏婧玲和她的弟弟苏伟。

她只能把自己的深刻教训告知女儿：无论多么爱一个人，都必须守身到结婚。

苏婧玲在暧昧的灯光下，在顾铭的甜言蜜语中，身轻如燕，轻飘飘的，意识混沌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妈妈的教诲在深处被淹没。

当这个教诲从海底深处慢慢浮上来时，苏婧玲才感到了恐慌。

她别无选择，只能认定莽撞地闯进她芳草地的第一个男人——顾铭。

顾铭也算优秀，身材健硕，英俊潇洒，父亲是财政局局长，母亲是中学教导主任，他头上的光环，如聚光灯般吸引了无数倾慕的眼光，但他在万花丛中，采摘了苏婧玲这朵淡淡的丁香花。

顾铭永远忘不了，那年春寒料峭时，第一眼看到苏婧玲的情景，丁香树下的清丽女孩，美得就如那枝头上的紫色丁香，从那天起，她就一直是他心目中的丁香女孩。



苏婧玲的美，是淡雅的，在她脸上，能感到一种如露水般的清新，瀑布般泻下的长发，清泉一样透彻的眼睛，总能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琼瑶笔下的女主角，顾铭喜欢她，也是情理之中。

阳光帅气的大男孩，丁香花一样的女孩，掠去多少羡慕的眼神。

大学毕业，嫁给顾铭，苏婧玲别无选择，只有顾铭，认可她的初夜。

多少暗恋她的男生，在他们的婚礼上，扼腕叹息。

一朵美丽的丁香花，这么早就嫁为人妇，不知婚后的琐碎，能否让丁香一样的女孩美丽如昔。

童话般的婚礼，在顾铭父亲那棵巨大的发财树下，精致上映。婚礼过后，苏婧玲就成了财政局局长的儿媳，进入宦门。

在公公的安排下，她进了一所重点小学，在教务处做后勤工作，早她一年毕业的顾铭进了一家事业单位搞宣传。

从小县城来到省城的苏婧玲应该满足了，避开了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大潮，凭借公公的关系，她顺利地进入了那所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想进的小学，作为财政局长的儿媳，校长在她报到的时候，亲自接见，那手握得太热情，苏婧玲的纤纤玉手感到了重量。

她是幸运的，至少在婚后两年是这样的，住在公公的那套四房两厅里，除了婆媳关系有些不和谐以外，其他的元素都是按着幸福的规律在组合，丈夫的疼爱，学校的重视，对于一个小城姑娘来说，生活就像漾了蜜一样，香而醇。

可是这种幸福有时候就像梦，当你沉溺其中，不愿醒来的时候，却被人硬生生地从梦中唤醒，醒了之后，是心里沉重地落下。

那天是周末，一家人刚吃了午饭，顾铭说下午天气好，干脆去附近农家钓鱼采果，苏婧玲第一个响应，婆婆也表示同意，只有公公有些沉闷不语，就被顾铭理解为默认。最近这段时间公公总是有些阴郁，回到家里也不爱说话，长久地把自己关在书房，心事重重的。

顾铭提议去郊游，也是想让父亲散散心。

秋日的阳光暖暖的，山间的空气也是如过滤般清新，公公在塘边钓鱼，偶尔鱼儿上钩，才会让他的脸拂过一丝喜悦，不过就像风吹过的湖面一样，小小的涟漪后，迅速地恢复了平静。

一条大鱼被钓了起来，约莫三斤左右的草鱼，顾铭夸张地叫了起来：“爸，真厉害呀！”

8 公公的手机在鱼钓起的同时响起，他皱了一下眉头，把渔竿递给顾铭。

顾铭安排的郊游因为这个电话，不得不中止，父亲要赶回局里去，好像有什么要事。

顾铭开车把父亲送到局里，父亲转身，又回来，“小铭，回去把那鱼用豆腐炖了，让你妈多吃点，她说最近记忆力减退，豆腐鱼汤吃了挺好。”

顾铭很诧异，一向对家事不关心的父亲怎么如此的家常化？他点头，父亲才放心地走了，他看着父亲的背影，突然有点伤感，被大家尊奉为财神爷的父亲，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，都是那么的高大，可今天，他突然看到父亲的背有些佝偻，白发在秋风中被吹起，原来父亲在慢慢变老。

那个背影，还有秋风吹起的白发，让顾铭闪过一丝酸楚。

父亲进了那个门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

父亲被双规了，检察官说父亲玩忽职守，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，再加上贪污受贿，足以让父亲判处死刑。

为了减轻父亲的罪行，婆婆将非法所得悉数上缴，那时，苏婧玲目瞪口呆，她这一辈子，也没看到过那么多钱，没想到，她嫁进的这个家里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钱，对她来说，那是天文数字。

苏婧玲也掠过一丝悲哀，原来他们一直把她当外人。虽然顾铭说他也不知道，但她始终觉得，不是顾铭说的那样。

公公被判了死缓。



从公公被双规那天起，天便塌了。

婆婆一夜之间白了发，卧床不起，苏婧玲人前背后，都如针扎，顾铭也是如此。

“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年轻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……”这些鲜花般的话，原来只有在光环照耀下，才会令人陶醉，当光环退去，你会看到这些话，是那么的虚伪。同样说这些话的人，瞬间便变了脸，变脸速度不亚于川剧的绝活。

树倒了，上面所有的人，都被重重摔落。

苏婧玲从教务处来到了校办工厂。

这一切，都是在三个月之内发生的事。

凉了的茶，也不好喝了，从教务处人人巴结的财政局局长的儿媳到校办厂的闲人，苏婧玲如被贬到冷宫，她柔弱的脊梁难以承载那些冷言冷语，骄傲的她在听完厂长一通训骂后，愤然离去。

置身等待就业的大军中，她才发现，自己就像大海中的一叶随时可能翻覆的小舟，没有坚强的后盾，一个人的力量，是那么的卑微。

在苏婧玲辞职后一个月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，顾铭告诉她，自己也出来了。

苏婧玲睁大了眼睛，“你疯了，我现在都在外面飘着没有着落，你那饭碗不能好好地端一阵吗？至少等我找到工作你再砸呀。”这是她第一次用那么大的声音对顾铭说话。

“我等不及了，老早就想砸了它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一个事业单位吗？成天看报打杂，老子早就不想干了。”

顾铭和苏婧玲一样，在父亲倒台后，备受冷落，他跟她不同，他是男人，血气方刚，别人的冷嘲热讽，他忍无可忍，回以拳脚，他打的那个人是所长的侄子，结果是，他不是辞职，而是被开除。

苏婧玲彻底无语，他难道不知道什么叫隐忍吗？难道他不知道现在这个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中吗？

四房两厅已被收回，他们搬到了婆婆学校分的老房子，两室一厅，反差是那么的大的，这是居所问题。苏婧玲和顾铭工作不过两年，积蓄有限，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一落千丈，以前有保姆操持，从来不用为吃发愁，现在婆婆退休卧病，保姆是请不起了，生活重担就压在了小两口身上，而这小两口，从来不知柴米油盐价钱几何。

10 丁香女孩，只有在童话中，才能被王子捧在手心，成为王子心中最美的珍珠。现实中的王子，在大厦倾覆后，整个变成一厌世俗人，没落王子很可悲呀，自顾不暇，哪有工夫去呵护他的丁香女孩？

曾经潇洒俊气的顾铭，成了没落王子，二十六岁，就看不到脸上的阳光了。整天愤世嫉俗，抱怨单位对他不公，进而深化到老天对他不公，他就没想过，要是他一开始就不是财政局局长的公子，他怎么可能平步青云？不是靠自己实力得到的机会，终究只会成为泡沫，轻轻一吹，就破了。

这一点，苏婧玲比他看得清，所以也比他醒得快。

如果顾铭像苏婧玲那样想透了，他就不会冲动地打人了，饭碗在等米下炊的关键时刻，是多么宝贵，可是他却亲手砸了那个饭碗，那毕竟是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呀，就让他给砸了，苏婧玲想想都心疼。

三年了，顾铭换了三个工作。

昨晚，顾铭说又辞职了，苏婧玲彻底无语。

3

苏婧玲的心，冷至冰点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她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，今天开盘，要提前半小时到售场。

早餐是没时间吃了，苏婧玲准备拿盒牛奶，边走边喝。

苏婧玲的手刚触及门把手，身后突然传来婆婆的声音：“小苏，你这是上哪儿呀？”婆婆总是这样叫她“小苏”，不像她妈妈，叫她“婧玲”。



“小苏”，听着特生分。

“上班呢，今天开盘。”公司一般都会选在周末开盘。

“昨晚小铭没给你说吗？”婆婆的声音开始变冷。

“说什么？”苏婧玲一头雾水，昨晚顾铭只跟她说了辞职的事，就这事，还让她一肚子气呢。

“今天是老头子的探视日，我们要一起去看他。”婆婆不是在告知她，而是命令。

“不行呀，今天公司开盘，下次我再去吧。”苏婧玲看看表，有些着急了，快迟到了。

“你请假吧。今天必须要去看老头子。”婆婆的话，没有商量余地。

“今天确实不行，我们那儿一个萝卜一个坑的，再加上今天开盘，我请不了假。”苏婧玲不想顶撞她，但今天这情况确实特殊。

“我就不信，这缺了你这萝卜就不能成席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”婆婆的声音不大，但苏婧玲听着却似小锤子一个一个砸在她心里。

苏婧玲不想再跟婆婆较嘴劲，已经没时间了。

苏婧玲拉开门，径直出去，身后还听到婆婆的话音，像风一样飘进她的耳朵，“没良心的东西，当初要不是他爸，能留在省城？”

苏婧玲突然想哭，但是却没有泪可以流下来，眼睛干干的。

“没良心，要没良心她早一走了之了，还留在这里受她的气？整天辛辛苦苦工作，干吗呀，自己舍不得逛商场买衣服，却想着给顾铭买名牌，还不是想让他小小的自尊在名牌的衬托下，不至于寒碜吗？”

苏婧玲有时候反思，自己没有走，是因为对顾铭还有爱，而顾铭，也曾经那么地深爱她。虽然她口口声声在顾铭面前宣称，嫁给他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错误，但那不过是为了刺激他，让他振作起来。就像刚结婚那会，他热情洋溢，对生活充满信心，对她也是疼爱有加，就像捧在手心的珍珠，小心翼翼，生怕珍珠落地，惹上尘埃。他是那么地爱她，那时，她真觉得自己就是进入皇宫的灰姑娘，顾铭就是王子，给她穿上了

水晶鞋，让她幸福得窒息。

黄粱一梦，只持续了两年。

当顾铭身上所有的光环退去，他对未来也没了信心，对捧在手心的珍珠也没了怜惜，他不是不想，而是没有能力。

三年了，苏婧玲一直在等着他，她多想找回那个阳光帅气的顾铭，而不是眼前这个成天唉声叹气、没事就在电脑上打麻将的老公。

苏婧玲在给自己机会，也在给顾铭机会。

可是顾铭又辞职了，那个工作，他才干了不到半年。

苏婧玲不想用“没用的男人”来形容顾铭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依然印着他那阳光的笑脸，还有他满腔的抱负。

顾铭会站起来的，他才二十九岁，这么年轻。虽然苏婧玲总是在顾铭面前说，你都快三十岁的人了。那是在给他压力，她始终认为，有压力才会有动力，她自己不就是这样吗？为了生活，放低身段，局长儿媳既然已经成为过去，并且显得不光彩，那只有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，从学校出来，她做过保险经纪、售楼小姐，哪个工作不是给人家赔笑脸的活？可是你要生活，就得给人家笑脸，就算低声下气又如何？只要能得到单子，卖出房子，才能得到票子。而顾铭直到今天，仿佛都没明白这个道理。

他要活得有尊严，让人家看他的脸色，凭什么呀？就凭你？

想到这里，她脑子里又浮起婆婆那种冰冷的脸，心里阵阵发悚，明年一定要买房子了，搬出去住，免得在婆婆是户主的房子里，显得寄人篱下似的。

当最后一个客户走出售楼大厅，已是晚上八点，这场仗终于打完了。

苏婧玲将身子埋在柔软的沙发上，久久地不愿起身。



“靖玲，走啦，下班了。”伍洁招呼她。这是她的同事，在一群年轻貌美的售楼小姐中，她俩算是茶糜花了，所以她们关系最好，跟那些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哪怕只差三岁，也是有代沟的。

“你先走吧。我有点累，坐会儿再走。”她觉得身子软绵绵的，就像没有骨头一样。

伍洁走了。她家里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呢，她是单亲妈妈，也挺不容易的，丈夫在女儿一时，把她们母女给扔了，这是伍洁的话，她用了“扔”字，就好像她和女儿是件东西，就那样地被扔了。她说确实如此，前夫走的时候，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，跟他的情人远走高飞了，半年后，寄来一纸离婚协议。

这种男人真是可恶，顾铭再不济，品性还是端正的，这一点是苏靖玲现在唯一觉得安慰的。

“苏姐，拜拜！”售楼处的小妹们挨个向她打着招呼，只有在她们面前，苏靖玲才觉得自己真的老了，从最初的小苏到苏姐，她不再年轻。

苏靖玲闭上眼睛，她就想躺在这里睡一觉，凉爽的中央空调，柔软的沙发，这要是家该多好呀。

也许是太疲倦了，苏靖玲居然真的蜷缩在沙发上，睡着了。

“玲玲，我找到了工作，是跨国公司呢。”顾铭的脸，兴高采烈的。

“真的呀，老公，你真能干呀。”苏靖玲差点没跳起来，她搂住顾铭的脖子，顾铭低下头，把舌头伸进她的口腔，一只手探进她的裙子，解开胸罩，揉着她的乳房，指尖挨到她最敏感的地方时，她轻轻地叫了起来，顾铭听到她的叫声，手指又稍稍用了点力，她觉得全身都酥了，她的手也从顾铭的肚脐慢慢向下滑动，经过有着质感的丛林，慢慢到达已经挺立的尖峰，顾铭的全身细胞都被激活，他紧紧地贴着她，握着乳房的手，移到她鲜花盛开的地方，沾满露水。最后，带着男人的力量，进入温暖的港湾。

苏靖玲的快感，在一张一弛中，慢慢达到极致。